

地毯的那一端

大林文庫 3 / 張曉風 著



地毯的那一端

張曉風著・大林文庫 3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地 址：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：19235號 電話：3410275

再 版：中華民國69年7月1日

行政院登記證
有版權 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

自序

這是我的第一本書。

許多日子以來，無論走着坐着，那個意念總來干擾我，對我說：

「你就要出第一本書了。」

像一年半以前踏着音樂步入聖堂的那天一樣，我的心被快樂和莊嚴的感覺包圍着。

在這種年齡就把自己呈現給讀者，惶恐是免不了的。這些年來，我的作品極少。翻開剪貼簿，發現四年

來總共也就只有這些篇數。很久以前，我就爲自己訂下一個原則，除非深深感動了我的那些東西，我絕不去寫它。所以，這些作品容或缺少彩色，但決不缺少誠懇。故此，我敢於把這本畫冊放在每一個發亮的玻璃櫥裏，以及每一顆仍然年青的心裏。因爲我的畫筆雖然拙劣，我所企圖表現的卻並不如此。

八年了，生活在線裝書的扉頁裏。前四年是中文系的學生，後四年是中文系的助教。讀中文給了我許多意想不到的享受，也給了我許多意想不到的負擔。

在這些偏安的日子裏，我們這一代居然沒有在學業上耽擱過什麼。學校座落在外雙溪的山脚下，就着水聲，我可以安心的圈點四書五經，可以閒適的低吟詩詞歌賦，只是在這些美好的時光裏，我的心悲哀着。

記得那一天，在交通車裏，四月的稻香從玻璃窗外湧進來，我迷惘地問身旁的老教授：

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文學，而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是什麼呢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這一代沒有文學！」

「我們總該有一個方向，是不是？」我說：「詩過去了，樂府過去了，詞過去了，曲過去了。如果我們不能挽回那個時代，什麼又是我們的新方向呢？」

「這個，」他沈吟了一會，「我也正在想，我們要變。」

「如果將來的文學史，獨有我們這一代是一個空檔，別人可以不負責任，我們卻無以辭其咎！」

他點點頭，我知道，他的心裏有着同樣的沉重。

其實，我也可以不想這些問題的。我還這樣年青，天下事無論如何是輪不到我來憂愁的。引一代文學爲己之咎，是未免太張狂了。但是天生成我有比別人熱的血，比別人敏感的心，遂使我不能不背負着這些神聖的憂愁。

只是我掙扎着（我知道有許多人也正在和我作同樣的掙扎），要把這一代年青人的思想表現出來。讓人知道，中華民族的每一代都有血，都有淚，都有純潔的心跡和不朽的希望——他們並不見得只曉得通過松山機場去取得美國國籍。

將來的歷史怎樣描述我們這個離亂的時代，我們不知道。我們只知道盡一項義務——阻止他們把這個時代寫成一個死寂的時代。

在新約聖經裏，有這樣一段記載：

一個孩子，夾在五千名群眾裏聽耶穌的教訓，當長長的訓誨結束的時候，天色已經晚了，群眾無法在曠野裏找到什麼吃的，他們全都飢餓着，而家還在很遠以外的城鎮上。

那孩子於是獻出他所有的一份口糧——五個麥餅、兩條小魚，耶穌接過那簡單的食物，擘開，分給眾人，他們就都吃飽了。

也許有人並不相信這個故事，五個餅、兩條魚分給五千名群眾是不生作用的。但我們却不得不承認一件事實——當一個人的奉獻在物質之外還包含着全部的熱愛時，其力量是足以排山倒海的。

這本小書在這個嗜血的世紀裏能顯出什麼樣的作用

，似乎是很難猜的，但正如那個不知名的幼童一樣，我所獻出的已是我手中所有的了。這些字句也許只能稱爲一抹淡淡的痕跡，但它足以說明曾有一個女孩子那樣戰烈地愛過這個世界。

目錄

到山中去.....	一
晝晴.....	一〇
最後的戮記.....	一八
綠色的書簡.....	二七
回到家裏.....	三六
聖火.....	四五
光環.....	五一
山路.....	六二

另一張考卷·····	七〇
霜橘·····	七九
地毯的那一端·····	八七
魔季·····	九八
雨天的書·····	一〇六
秋天・秋天·····	一一五
細細的潮音·····	一二二
小小的燭光·····	一三一
歸去·····	一四一
我喜歡·····	一五四

到山中去

德：

從山裏回來已經兩天了，但不知怎的，總覺得滿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氣息。行坐之間，恍惚以爲自己就是山上的一塊石頭，溪邊的一棵樹。見到人，再也想不起什麼客套詞令，只是癡癡傻傻地重覆着一句話：「你到山裏頭去過嗎？太美了。」

那天你不能去，真是很可惜的。你那麼忙，我向來不敢用不急之務打擾你。但這次我忍不住要寫信給你。德，人不到山裏去，不到水裏去，那真是活得冤枉。

說起來也够慚愧了，在外雙溪住了五年多，從來就不知道內雙溪是什麼樣子。春天裏曾沿着公路走了半點鐘，看到山徑曲折，野花漫開，就自以爲到了內雙溪。

直到前些天，有朋友到那邊漫遊歸來，我才知道原來山的那邊還有山。

平常因為學校在山脚下，宿舍在山腰上，推開窗子，滿眼都是起伏的青巒，襯着窗框，儼然就是一卷橫幅山水，所以逢到朋友們邀我出遊，我總是推辭。有時還愛和人抬槓道：「何必呢？余胸中自有丘壑。」而這次，我是太累了、太倦了、也太厭了，一種說不出的情緒鼓動着我，告訴我在山那邊有一種神秘的力量，我於是換了一身綠色輕裝，跣上一雙綠色軟鞋，擲開終年不離手的紅筆，跨上一輛跑車，和朋友們相偕而去。——我一向喜歡綠色，你是知道的，但那天特別喜歡，似乎覺得那顏色讓我更接近自然，更溶入自然。

德，人間有許多真理，實在是講不清的。譬如說吧，山山都有石頭、都有樹木、都有溪流。但，它們是不同的，就像我們人和人不同一樣。這些年來，在山這邊住了這麼久，每天看朝雲、看晚霞、看晴陰變化，自以為很了解山了，及至到了山那邊，才發現那又是另一種氣象，另一種意境。其實，嚴格地說，常被入踐踏觀賞的山已經算不得什麼山了。如果不幸成為名山，被些無聊的人蓋了些亭閣樓台，

題了些詩文字畫，甚至起了觀光旅社，那不但不成其爲山，也不能成其爲地了。德，你懂我了嗎？內雙溪一切的優美，全在那一片未鑿的天眞。讓你想到，它現在的形貌和伊甸園時代是完全一樣的。我真願作那樣一座山，那樣沉鬱、那樣古樸、那樣深邃。德，你願意嗎？

我真希望你看到我，碰見我的都說我那天快活極了，我怎能不快活呢？我想起前些年，戴唱給我們聽的一首英文歌，那歌詞說：「我的父親極其富有，全世界在祂權下，我是祂的孩子——我掌管平原山野。」德，這真是最快樂的事了——我統管一切的美。德，我真說不出，真說不出。我幾乎感覺痛苦了——我無法表達我所感受的。我們照了好些相片，以後我會拿給你看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唉，其實照片又何嘗照得出所以然來，暗箱裏容得下風聲水響嗎？鏡頭中攝得出草氣花香嗎？愛默生說，大自然是一件從來沒有被描寫過的事物。可是，那又怎能算是人們的過失呢？用人的思想去比配上帝的思想，用人工去摹擬天工，那豈不是近乎荒謬的嗎？

這些日子應該已是初冬了，但那寧靜溫和的早晨，淡淡地像溶液般四面包圍着我們的陽光，只讓人想到最柔美的春天，我們的車沿着山路而上，洪水在我們的右方奔騰着，森然的亂石壘疊着。我從沒有見過這樣急湍的流水和這樣巨大的石塊。而蘆草又一大片一大片地雜生在小徑溪旁。人行到此，只見淵中的水聲澎湃，雪白的浪花綻開在黑色的岩石上。那種蒼涼的古意四面襲來，心中便無緣無故地傷亂起來。回頭看遊伴，他們也都怔住了，我真了解什麼叫「懾人心魄」了。

「是不是人類看到這種景緻，」我悄聲問茅「就會想到自殺呢？」

「是吧，可是不叫自殺——我也說不出來。那時候，我站在長城上，四野蒼茫，心頭就不知怎的亂撞起來，那時只有一個想法，就是跳下去。」

我無語癡立，一種無形的悲涼在胸臆間上下搖幌。漫野蘆草淒然地白着，水聲低昂而愴絕。而山溪却依然急竄着。啊，逝者如斯，如斯逝者，爲什麼它不能稍一回顧呢？

扶車再行，兩側全是壁立的山峯，那樣秀拔的氣象似乎只能在前人的山水畫中

一見。遠遠地有人在山上敲着石塊，那單調無變化的金石聲傳來，令我恍然以驚。有人告訴我，他們是要開一段梯田。我望着那些人，他們究竟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呢？當我們快被緊張和忙碌扼死的時候，當寬坦的街市上樹立着被速度造成的傷亡牌，爲什麼他們獨有那樣悠閒的歲月，用最原始的鑿子，在無人的山間，敲打出最遲緩的時鐘？他們似乎也望了望這邊，那麼，究竟是他們羨慕我們，還是我們羨慕他們呢？

峯回路轉，坡度更陡了，推車而上，十分吃力，行到水源地，把車子寄放在一家人門前，繼續前行。陽光更濃了，山景益發清晰，一切氣味也都被蒸發出來。稻香撲人，真有點醺然欲醉的味兒。這時候，只恨自己未能著一身寬袍，好兜兩袖素馨回去。路旁更有許多叫得出來和叫不出來的野花，也都曬乾了一身的露水，抬起頭來了。在別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山徑上揮散着他們的美。

漸漸地，我們更接近終點。我向幾個在禾場上遊戲的孩子問路，立刻有一個濃眉大眼的男孩挺身而出。我想問他瀑布在什麼地方。却又不知道臺灣話要怎麼表

達，那孩子用狡黠的眼光望了望我。「水牆，是嗎？我帶你去。」啊，德，好美的名詞，水牆。我把這名詞翻譯出來，大家都讚嘆了一遍。那孩子在前面走着，我們很困難地跟着他跑，又跟着他步過小河。他停下來，望望我們，一面指着路邊的野花蓓蕾對我們說：「它還沒開，要是開了，你真不知有多漂亮。」我點頭承認——我相信，山中一切的美都超過想像。德，你信嗎？我又和那孩子談了幾句話，知道他已是小學五年級了。「你畢業後要升初中嗎？」他回過頭來，把正在嚼着的草根往路旁一扔，大眼中流露出一種不屑的神情：「不！」德，你真不知道，當時我有多羞愧。只自覺以往所看的一切書本、一切筆記、一切講義，都在他的那聲不中被否認了。德，我們讀書幹什麼呢？究竟幹什麼呢？我們多少時候連生活是什麼都忘了呢！

我們終於到了「水牆」了。德，那一霎直是想哭，那種興奮，是我沒有經歷過的。人真該到田園中去，因為我們的老祖宗原是從那裏被趕出來的！啊，德，如果你看到那樣寬、那樣長、那樣壯觀的瀑布，你真是什麼也不想了，我那天就是那樣

站着，只覺得要大聲唱幾句，震撼一下那已經震撼了我的山谷。我想起一首我們都極喜歡的黑人歌：「我的財產放置在一個地方，一個地方，遠遠地在青天之上。」德，真的，直到那天我才忽然憬悟到，我有那樣多的美好的產業。像清風明月、像山松野草。我要把它們寄放在溪谷內，我要把它們珍藏在雲層上，我要把它們懷抱在深心中。

德，即使當時你胸中摺疊着一千丈的愁煩，及至你站在瀑布面前，也會一瀉而盡了。甚至你會覺得驚奇，何以你常常會被一句話騷擾。何以常常因一個眼色而氣憤。德，這一切都是多餘的，都是不必要的。你會感到壓在你肩上的重擔卸下去了，蒙在你眼睛上的鱗片也脫落了。那時候，如果還有什麼欲望的話，只是想把水面的落葉聚攏來，編成一個小筏子，讓自己躺在上面浮槎放海而去。

那時候，德，你真不知我們變得有多瘋狂。我和達赤着足在石塊與石塊之間跳躍着。偶而苔滑，跌在水裏，把裙邊全弄濕了，那真叫淋漓盡興呢！山風把我們的頭髮梳成一種脫俗的型式，我們不禁相望大笑。哎，德，那種快樂真是說不出來——